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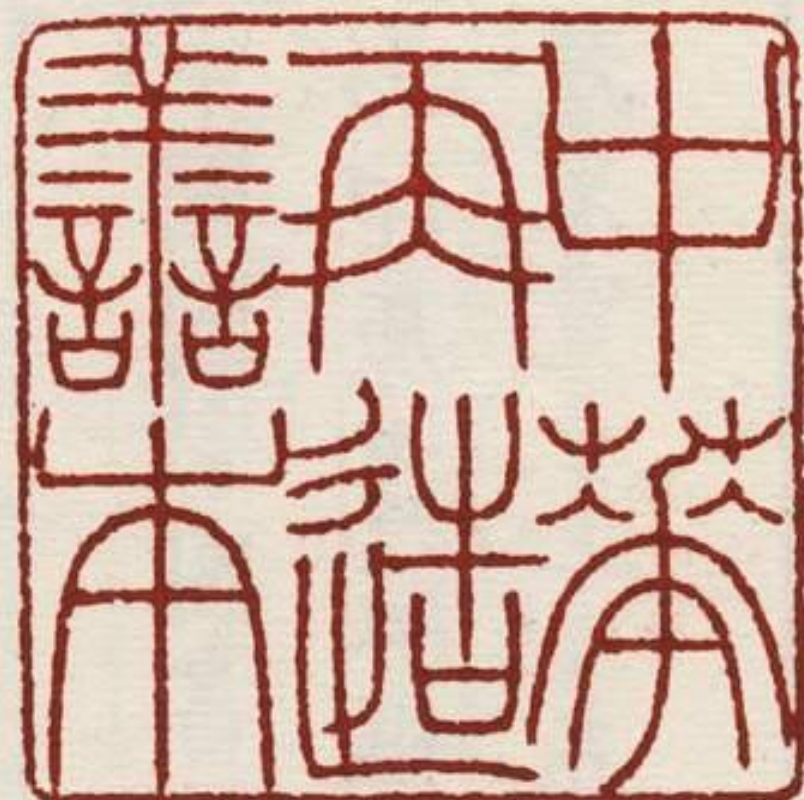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七  
七釐米寬十一·五釐米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六

前集

醫  
。藝術

醫

聶德廣醫

吉人聶德廣名醫也。夔陵茶園王氏婦因隨女伴到白馬廟見所畫夫人語之曰：爾謂爾美耶？我不美於尔耶？言既即病癩狂。王氏招遠近法官醫巫幾數月莫愈。時聶年老簡出，王不得已來招聶問。介知其故及至王門，視婦端即曰：无病无病，但因飲食不周，略損脾胃。婦每見醫者至，不容診脉，且不服藥。及聞聶語，即展手而聶令診。聶診脉曰：我言无病，果无病也。但略服脾藥及平胃散之屬，即安矣。法官醫士羣集聞之，皆笑聶治藥三貼，令服之，令備盆盛吐，須臾吐頃，涎斗餘，婦人仆地如夢。初竟聶令進少粥，遂愈。羣醫讀曰：是癩邪，喪心翁以脾藥愈之，何耶？聶笑曰：而亦不辨此耶？蓋初在庸時，心神偶不守舍，邪遂憑之，積涎蒙心神，不復歸，故病適所治藥者，瓜蒂散吐藥也。既吐其涎，心神復定，邪不能入矣。言无病，但言損脾胃者，給辭也。不然，予安得診其脉，且彼安肯服吾藥也？羣醫服其意，度聶年八十餘，一日遍訪知識，辭以



某日終於東山知識皆携衣物隨之或遣婢僕至隨  
之登山者百餘人聶告曰予以午時去至期長揖謝  
諸人側卧而化就葬焉

### 醫不誣婦

宋嘉定間黃靖國為儀州倅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  
延坐曰足下所判儀州有一夷事曾知之乎命吏取  
簿示之乃醫工聶從志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縣楊  
家行醫楊妻李氏誣奔從志從志力辭李不能強大  
慚而退今奉 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  
仕宦李氏送獄治罪黃倅讀方畢已見數卒押一婦  
人至厅下先以刀剖其腹繼以沸鑊沃其腸名曰瀦

瀦乃李氏也既而復命吏送黃倅還以語從志從志  
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語之不謂已書陰籍  
人於瀦室是可數乎其後子孫果登仕宦 又名醫  
何澄者言著寰宇有同郡孫勉之以父病不愈其妻  
俞氏召澄診脈一再見乃引澄于密室耳語澄曰妾  
以良之父病與實死無可酬藥資願以身相酬以  
冀病之早瘳澄正色曰娘子胡為發是言但安心勿  
憂當以勿藥為期若以此相汚非惟使某求為小人  
而娘子亦失大節倘遊人責陰譴何堪俞氏慚感而  
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人引至公庭主者曰汝醫  
藥有功於人且不於危急中亂人婦女奉 上帝勅



見汝一官錢五元其未幾東宮得疾詔訪而澄一刻  
取効賜官及錢悉汝其數後其生言益振

### 庸醫受報

玉祐丙辰有張主簿罷官歸宿鎮江某寺時天熱月  
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從  
廊而入迤邐行至卧所張方恠之婦人直前揭帳用  
稀糞糞土褻其身張大呼而不見臭穢殊甚少早遍  
身癢痒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多醫誤用藥殺  
一產婦也

### 飯飽腸斷

咸淳年間有醫僧至臨安明脉識證凡王侯邸第迎  
者盈門時太守有福州王上舍身長八尺氣壯充實  
生平无疾同舍友相而戲曰今王上舍詐為病狀邀  
僧於視僧到報王急就寢時王方食後倉忙就榻偶  
遭一跌而後寢僧於脉曰脉已絕矣不可復救諸人  
撫掌大笑僧曰非有所要須臾即死矣雖有重劑弗  
及也羣罵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王身軀肥壯遭跌  
時飯飽腸斷也

### 孩飲乳醉

寶祐年間龍興靖安縣陳氏有孩一歲許幼眼目凝  
昏已而四肢不收醫人羅視莫知其誰有張某視之  
問乳母曾飲不對以曾飲張曰是病即愈矣但須更



乳母耳陳則故對曰乳母好飲酒清乳中孩飲乳醉  
耳遂用解酒藥飲孩遂漸運動越半日如常矣

悞藥取效

宋時瑞州城內楊其醫道盛行招者相望郡守得色  
疾夜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升車與從者投介曰起盍  
而不見所市藥竟而所裹藥在焉方知其悞而郡守  
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證意且中有皂角去風也

又瑞州有楊姓泊者有許以五百十求藥殺其仇  
縛不得以消風散與之明日其人昇五百十至楊怪  
消風散安得殺人注死者家問其日服食何藥物致  
於不救曰其日飽黃鰓魚一殮至夜無病而死楊乃

悟并芥反黃鰓魚消風散用荆芥故也

醫謀妻女

湖南顧某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  
其女與孟心自相許而無聞孟語顧妻曰病亦且至  
不治則病早將深服其藥大病方愈遂與女通孟謀  
殺其父母與為夫婦文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  
父母而適君父母病愈文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子  
貧家無以酬其藥裏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濟  
願託之以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  
成病父母不復召孟而它招潘潘成病數月而死逾  
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自縊潘尚溫未殮而志



曰披追至官府官問與子通醫通奸謀殺父母情由當以實對示錄之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並行奸謀殺兩人雖未殺一人同物禁定罪顧氏雖通奸而有愛父母之心其情實可矜令以壽終再世復為女子落風塵中言其死後百不憶前事蓋竟死時宋景炎年間也

醫巫不軌報

醫人劉某居恭州人為本州薛司法妻醫病療之不效而死移時復開日問醫者之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書有緋衣婦人蒙首而來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中堂端坐以俟劉歸家人疑謂薛司法妻安得獨自又且蒙首掀其幕而視之乃一鬪發驚呼問遂不見後劉歸在路亦遇此婦相與叙前病之證數劉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而死



醫巫不軌報

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江清則聞知二孫竟為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忽巫在空中倒懸歷又自



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乃雷震一聲霹靂而死

### 鄒巫祈禱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穢呪有神請曰為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到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曬麥于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鄒曰文饌有雨當無損於麥頃頃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間无雨由是遠近之人知之祈禱如法用印无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亦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 蕭尹斷邪巫

北方蕭某其邑人祀閼王甚謹常年主日必迎引遊街巫者若有所附在神像前行言禍福取覓蕭尹適遇神出巫者曰大王出巡縣官何不迴避叱令下馬蕭尹下馬巫又令之跪拜蕭尹跪拜巫輿神將行蕭尹詣神前側耳若聽神語呼巫曰適得神旨謂不欲勞民動眾被雷祝黃鼓強迎今遇縣官宜正其罪叱吏執巫復近神問曰合如何行遣又側耳若聽神語叱云奉神旨各答五十七下就便行遣起馬而去



貴人難相

廬陵楊誠齋萬里罷官家居有相術來周益公書來訪誠齋粗衣短裳方負日而捫虱相者不識曰吾挾丞相書來謁幸上煩為傳達誠齋曰君何幹曰我善相誠齋曰就煩一相以者曰老子更為主翁來兩年飯喫死矣相何為誠齋取書以入更衣而出相者慙而退

命相相符

南原軍建昌縣沈帥屬少年補入大孝二十年並无一毫分數然恨遠歸同舍強留之不可往西湖貫酒為別忽有道人揖沈曰此監司也他人皆不及但未知命與相又符不沈告以命乃酉年酉月酉日丑時道人曰它日監司無疑一二年便有成眾大笑告以弃孝且歸矣道人曰歸亦一二年成名不歸亦一二年成名沈遂歸次年領鄉孝次年登進士第遂授公邊差遣不十年帥潼川凡兩任未有替官道人來曰可歸矣不則妨壽沈遂問以知命之說對曰三酉皆雞也至丑時則皆鳴矣謂之羣雞報曉格

輕信術者

吉州城內有王老元富室年三十歲時有術者言其壽止四十王以妻死无子遂將所有家貲分遺婢僕及置身後之具乃厚自奉養計日而用逾期乃不實



死而家貧盡矣遂將身後之具日鬻以自給鬻之既  
遂賣菓且於市至咸淳丁卯年一百零一古死或謂  
其已貧故能延其壽云

蕪州雲遊僧

宋景定間有雲遊僧往來蕪州晉惠寺善相問者不  
吝意到自言無不驗言有大家娶婦僧語其門人曰  
樟精來取命半年間新婿疴羸而死又語門人曰樟  
精漸去取張少七命明年改嫁陳氏子復疴羸而死  
妻亦死陳子初生時父母夢其里人張少七來張少  
七曾為寇劫殺一商僧言商本樟精投胎也有招僧  
飲者同席十數人僧纔坐即起去主人挽之曰座上  
三人是鬼何可同席既而三日間在座者一人溺死  
一人老病死一童子跌死有仕宦子弟強問以平生  
禍福僧言云緣緣緣佛言臺柳一入星斗夜如晝笙  
歌擁入殿前文錦衣魚龍齊著首子弟大喜謂可作  
狀元後以千申年上元夕觀燈於臨空樓馬而平時  
其家方與鄉人虞某龍某構訟方知僧言是誠

誠齋臆言

王瑞骨乾潭間名術士嘗撰書以概誠齋又又方倚  
門唱炒豆王揖請通名誠齋亦相下曰只是个窮秀才  
才誠齋趨入更衣出肅王曰即通通名者熟視曰也  
只是个窮秀才乃請瑞骨老臆後骨曰貴乃在此眾



宋其附會誠文蔚大賞其語蓋誠文蔚微時夢神為換  
骨一片故也

命卜

勘人神

宋德祐甲戌錢靜觀真孫以江西漕知江州時有小  
者攜朝堂書來自見云明者自書事意自捧于合中默  
禱報如來意靜觀令卜報曰方萬万人拉不動如何  
移得過江來時大兵將渡江坐客疑問此啓合視之  
則靜觀戲書云要移庐山咸以為神靜觀復取銅錢  
冥合中曰欲知數目言不復驗客疑而卜者愧靜觀  
曰君術亦奇但吾能窮君耳厚遺使去客問故曰是  
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適銅錢乃信手而來  
自不知數故彼不能測也客服其識

朱公卦命

宋南安軍朱公以卦命遊寓贛州郡守留元剛令卜  
曰喜神動主添人口時留守妻妾皆姓身臨月遂問  
曰弄璋耶弄瓦曰弄璋弄瓦問曰是陰耶是陽曰是  
陰是陽問曰是男耶是女曰是男是女守大怒其無  
端未幾妻生男而妾生女守復大喜延之談命曰可  
惜可惜今年九月初六夜子時數及守且疑且信至  
期集姻親賓客合家而宴以待及至三更三點後  
幸其言之不中忽寢室梁折正壓床幃幸室中皆死



人守驚且喜謂朱曰使不夜宴則一妻一子同殞矣  
梁下矣然君術何不知有救朱明日再閱市中經其  
日紫氣亦到寫在冊縫不見守厚賜之朱術由是大  
顯歸為富室

### 黃山人卜筮

夔州葉太師名勛字天祐守官睦之建德縣年壯無  
子問命於日者黃其黃云公嗣息其貴位至節度使  
然當二十歲以後得之天祐不樂後通判拱州而黃  
又至今筮之得貴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貴為墳  
字君當生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而夫人晁  
氏卒其子名少蘊擢第為淮東周憲之婿周嘗延一  
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亦生一女  
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  
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  
後復見之曰君昔日所言皆驗異時休咎益以告我  
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清要位登政府終於節  
度使少蘊尤異之以白其父曰三十年前有一日者  
亦黃氏為吾言得汝之期不誣且謂當建節者豈非此  
人乎試召之真昔所見者葉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  
如神少蘊後為尚書左丞再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  
二年而薨

### 測字



宋徽宗微行遇謝石測字書朝字令測連呼五歲問  
故曰十月十日非聖節而何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  
地上書一字令測曰上上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  
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木又來兀木金國大酋也後果  
再至秦檜當國時書春字曰秦頭大重歷日無光帝  
為改容遂許秦檜隱不復見寧宗時史彌遠謀誅韓  
侂胄召術者書死字令測蓋一字下夕從乚也曰一  
夕變化明日果濟寧宗不豫復書死字則一字下夕  
從乚也曰此一夕厄矣寧宗果升遐 大元相歌丞  
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測曰今已作  
相但欲知在相位日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  
三个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个月相哥不滿遂更  
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曰日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  
則橫直只四十八个月至元辛卯正月敗時其言果  
驗也

道甲文書

寶慶年間有道人日就卧于吉州真聖閣下納涼肘  
後繫文書一冊張屠有孩兒十二三伺其寢酣竊其  
文書以去道人明日不復來張孩由此言多怪誕自  
以為漸能飛空嘗在天王樓與諸孩戲騎坐一甃忽  
叱曰起甃忽飛起乘之冲空而去墜于司戶廨後捕  
之以為寇杖六十後經過陳琉黃藥鋪陳戲之曰若



既能法何乃為寇遭斷孩曰信燒爾鋪牌不陳曰有  
法試燒之孩一彈指火焚其鋪牌更不延燒陳欲捕  
之孩一叱間復飛空而去後不復見或言其文書道  
甲法也

宋朝陵寢

高宗升遐孝宗悲噎不自勝葛郊奏云真宗朝白雲  
山人言國家卜地不利丙午丁未今不可不審白雲  
山人者徐仁旺信州人也嘗與丁謂議陵寢事徐欲  
用牛頭山前地下必欲用山後地爭之不可徐奏云  
坤水長流災在丙午丙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至金

人犯闕始驗

雷樞密祖地

雷樞密 孝友 瑞州新昌人其祖所居曰黨田祖母將  
卜葬時章貢日者魏成叔以地理名為之卜地於施  
家源曰此地可出丞相索卜地之直者五百千時號  
魏半千又或稱為半仙後成叔欲自易其名母卜葬  
必於山之顛復號魏半天雷祖僅酬其半成叔辭云  
其僕黃扁僭者竟之雷止請其直為之葬焉黃嘗  
見其標穴與夫向止也歲餘成叔再至見其已葬曰  
也得僅出樞貳不正拜矣時有洞山寺去雷所居二  
三里主僧名孚者坐化而雷母誕一子以為孚之後



東治平中其孫尋登第以正議大夫知信州其子  
為福州儀曹撫軍變收溪洞蠻獠有功轉奏直大夫  
知郴州嘗謁留至九江王英布屠領怒曰布為項羽  
弑義帝于柳大逆亡道何功屠食異像送獄斬首于  
市後除御史中丞被命趨朝柳人遮道請誅土豪蕭  
汝霖領斬之上章自劾提刑了則主汝霖以為非辜  
竟坐擅殺平人法領與時相忤貶瓊州量移高州柳  
人列狀訴部明究時長魏公開督為白于朝得旨叙  
復而領已薨遂謚忠節人謂父子二守者乃二  
馬二鹿二龜之識二龜亦可愛至宋景炎間一紫  
龜已生三尾矣至元大兵之後方不存焉

周朝奉父地

建昌周朝奉喪父有日者精地理周延之盡禮泊葬  
謝以五百緡復遺一馬俾僕送之回言日者云你與  
我馬不與我鞍我與你解不與你官周遂邀日者回  
命工飾鞍鞍馳一問若何可以得官日所葬吉矣但  
於東畔田中作一高樓七間四畔樹松則為官食祿  
矣周如其說後登第宋朝為戶部侍郎

劉金盆母地

蜀劉金盆元宦家小童嘗有道人謁宦家託童通覆  
主人不諾童拉道人歸家宿食贈以百錢道人曰前  
岡有吉地葬之可富貴童曰貴不敢望願衣食差足



不役於人幸矣道人爲定冗以葬其母越三月宿田  
家以石盆濯足童曰吾家育猪雜食盆輒爲雜所毀  
願以十倍費求此石盆田家許之覓四夫舁歸飼猪  
年餘猪足肥處有光視之乃金用及布也童由是富  
甲其里號劉金盆家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六

前集



道人燒銀

真間襄陽府某家一日有雲遊道人過其家曰我  
遊湖海未遇有緣底福人今到這裏見你底孩兒  
真是福人嗟羨不已莊答曰豈有福人在我貧家而  
其心正愛此子也道人曰我有神仙爐火之術乃  
玉帝口真能死鉛乾汞變煉而成大寶君得此術立  
可巨富然藥材品配之餘亦須要子母相生之道每  
一兩藥材須用一錢重銀母養之十可爲百百可爲  
千變化無窮此乃神術莊即四處收買藥料以銀授  
之燒煉果如其言以舊銀鋪銀鋪爭買不吝鈔冊以  
妻之銀釧燒之又復十倍得銀悉以授莊莊贊道人  
聖不分取舉家大悅款留道人將近半載因以成富  
乃製絹帛道服絲鞋之屬與道人再四辭不受且怒  
曰道人家無貧無欲何用華飾自是以前生有些陰  
陽我故來成你家發福了便去自後莊愈加敬之  
一日道人曰藥料已盡惟湖南水銀價平你可將些  
銀子與我同去收買藥料就他處燒煉發賣莊喜以  
之盡將首飾田業變賣得鈔隨道人而去至衡州旅  
邸一日莊乘米于市不覺稍久及歸已失道人所在  
問之主人則云道人去已多時入房檢覷則所帶銀



金瓶卷一 空懷快而歸則家業已蕩盡遂成貧人矣  
始知道人以術誤之也

崔伶乳媪

崔伶住廣州家有乳媪者為小兒嬉戲作家有小童  
福州人媪語曰男鄉既父還思歸否曰非不念也  
歸耳媪曰吾與汝暫歸可否媪欣然願行乃於浴  
死小箕共立其上戒髮緊閉目竟身飄々行虛空  
一餉頃見通衢市井人物並福城也遂造其家父  
母驚喜具酒和勞且曰何以至此媪使給之曰通判  
公幹泊舟岸下我竊與妹之歸探親當急還又祝使  
勿送我恐他人知不便若欲訪我俟來春方可遂作  
別又穿市買土物數件復立箕上頃刻歸舍以物分  
遺家人素知有術更不究問它日抱頭童兒戲門前見  
有持福荔過前兒欲之不得媪曰我別有計乃取小  
合子置几上旋發視之則滿合皆荔枝俸聞而駭異  
正欲窮問而髮父母忽至髮遂詢之向時事皆同俸  
欲窮其術媪曰此乃神術官人試觀之媪拉詣其  
家酒坊時坊田大金羹酒恰正沸媪用力一跳入中  
遂不見矣人皆異之

或眾

愚民易惑

至元庚辰辛巳年間有僧王智靈結茅庵于吉州未



豐楊嶺施水治病人號聖僧遠近趨赴日數百人  
年之間所愈甚厚嘗行偈云一踢又翻塵世界及翻  
身打破太虛空聊將勺水救時人等語一日邑士陳  
曾瞻曾易周遇之於途語之曰聖僧出世正欲濟人  
我等方貧之願爲借鈔兩錠僧不答曾瞻舉足搏目  
仆地曰此一踢又翻塵世界也易周推背撫其面曰  
此翻身打破太虛也曾瞻復溺其口曰此聊將勺水  
救時人也識者大快自後僧俗官追接不一所積皆  
喪也

劉法師詐僞

宋朝有劉法師善符錄所至人以為神嘗抵奉新縣  
劉氏授法一日坐寐覺謂劉子曰適到南康張某家  
值其祭雷霆三帥請我配享袖中出蒸餅熟雞甘蔗  
劉大驚異張亦師劉法劉子識張亟以書問焉得報  
果以是日祭三帥請劉陪祭用祭儀皆然聞者益神  
之投質信者無虛日歸爲富家不復厚其僕又語人  
曰初道經張氏臨別謂曰必以其日祭三帥用蒸餅  
雞蔗以予配享則法當顯雖極冗不可輟也至日之  
去買蒸餅雞蔗于市而納之袖中耳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七





